

大头巾的上等印度人充当警察制度的可靠而“忠诚”的卫士，有威严而高傲的英国人充当最崇高的“秩序”维护者。上海是奸商、密探、假绅士和骗子出没的城市，是贪婪剥削的城市，是工人拼死苦干，“占有者”疯狂牟利的城市。

的确，上海具备“日不落帝国”英国要求“理想殖民地城市”具备的一切特征，等级制度和“分而治之”原则主宰整个上海。

至于法租界的街道上，执行警察勤务的是安南人（后来用白俄补充警力）。不过，即使根据警察的装备品质，就能确定帝国主义者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华捕装备最老式的武器，印度巡捕的薪水较高，也装备较现代化的武器，英国巡捕则处于二者无法企及的高度。租界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和司机是中国人，而检查员和验票员却是朝鲜人，这些中国人与朝鲜人相互敌视，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串通起来耍什么花招了，上海所有其他私营企业与当局所有的企业也是这样。

没完成“文字长征”

1923年夏，巴拉克申乘坐轮船离开上海抵达美国西雅图，后来定居旧金山，并将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到美国后，巴拉克申前几年一直为生存问题而挣扎，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学过三年，还是个手艺不错的画家，身后留下数百幅水彩画。不过他最得意的还是新闻行当，他先开办《俄罗斯新闻生活报》，后来又创办《哥伦比亚大地》杂志，最初几部

南森护照

南森护照允许俄国难民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允许他们获得国际社会的帮助。此种身份证由难民所在国颁发，有效期一年，是否延期或更换由发证国酌情处理；如发证国没有明示许可，持证人去他国后无权再返回发证国。这种身份证有助于难民申请居留、就业或前往第三国的入境签证，避免停留国当局的任意处置。

小说也很快出炉。与在中国一样，他在美国俄侨界名望很高。1936年，苏联著名女诗人M·茨维塔耶娃还请求他帮忙在《现代笔记》杂志上刊登她的作品。

巴拉克申终生都心心想念白俄课题，特别关注上海同胞生活的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历经六年呕心沥血的创作，两卷本的专著《在中国的最后乐章》问世。作为曾经的上海白俄一员，他在这个大部头的著作里阐述了上海白俄群体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等重大问题，通过与事件当事人交谈，用生花妙笔从多个维度生动地描写在沪俄罗斯人相互矛盾的活动情况，许多情节甚至堪比危机四伏的间谍小说，书中甚至能了解到近现代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中苏关系建立的过程。实际上，西方研究上海对外交往史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巴拉克申的这本著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他也被视为研究远东特别是上海白俄问题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1945年二战结束，巴拉克申受到美国陆军部的邀请，随美国军事单位辗转日本、朝鲜半岛、希腊、

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等地，提供军政咨询，并进行人文研究。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46年夏他加入了麦克阿瑟领导下远东盟军司令部，出任首席历史顾问，为美苏朝鲜问题委员会工作，撰写针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的基础文件，是朝鲜半岛分裂以及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亲历者。正是那段繁忙的时光，让他产生了创作七卷本著作的欲望，主题是有关欧洲和美国的俄罗斯移民问题，这将是继《在中国的最后乐章》之后的又一次“文字长征”。遗憾的是，似乎巴拉克申出于对这一重大选题的神圣感，始终对调查材料有永无止境的追求，以至于1990年7月29日在美国里士满去世时，都只完成了初步的系统性整理工作，最后都转交给来自哈巴罗夫斯克的族弟。

顺带提一下，随着岁月的增长，巴拉克申越来越怀念滨海边疆区的故乡，对俄罗斯移民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细致观察，更让他眷恋祖国的发展。临终前，巴拉克申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从滨海边疆区走出的人》里，详细介绍了自己离开苏俄的心灵历程，遗憾的是，这本书至今没有出版。❧

下图：巴拉克申的墓地。

